



## 海明威

### 短篇小说三篇

杨仁敬译

恩尼斯特·海明威是我国读者比较熟悉的一位美国著名作家。他的长篇小说《太阳也升起了》、《永别了，武器》和《丧钟为谁而鸣》以及中篇小说《老人与海》曾被译为许多种文字或改编成电影。他于一九五四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各国拥有不少读者。

海明威在短篇小说方面也有很高造诣。他的主要小说集有：《在我们的时代》，《没有女人的男人》和《胜者无所得》等，后来经作者自己整理汇编为《四十九篇小说》并加了前言。这个集子除包括上述三部小说集外，还有在西方文艺界最受欢迎的几篇，如：《马康伯短暂的幸福生活》、《基利曼扎罗的雪》和《桥边老人》等。这些作品大部份写于二十年代。故事背景在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和非洲等地。作者通过一些小人物的遭遇，反映了第一次大战给美国 and 欧洲青年带来的精神危机。小说题材广泛，表现手法丰富多采。作者擅长描写人物的动作，运用简洁的对话揭示人物的性格，在叙事中含蓄地寄托自己的爱情，语言朴实精炼，独树一帜。

下面选三篇也属颇受赞赏的佳作之列。

《雨中的猫》通过一对美国青年在意大利旅馆的小故事，揭示了经历第一次大战历史大浩劫后西方青年一代精神上的空虚。风景如画的海滨、战后留下的纪念碑、挺拔的棕榈树和美丽的公园，乔治夫妇都不感兴趣。男的躺在床上看书，女的站在窗口为雨中的猫担心。她所要的是用银器吃饭，点蜡烛，梳头发和穿新衣裳，特别是一只猫。虽然丈夫在她身边，可是她更爱一只猫。猫就是她的一切。作者虽没明白写出“空虚”、“孤寂”之类的词来，可是细心的读者读完之后不禁要问：这究竟是什么样的心理状态？如果联系到第一次大战给西方青年带来的苦难，人们就不难理解他们为什么如此空虚和迷惘。本篇情节简单，含蓄深刻，结构严谨，一气呵成。开头优美的景色跟主人公精神的空虚形成鲜明的对照。在桌子底下躲雨的小猫则象征着幻想躲避时代风雨而寄异国一隅苟且偷安的美国青年。他们可怜雨中的猫，但有谁可怜他们的孤寂呢？旅馆老板把猫送给太太，满足了她的要求，但她后来能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呢？这是发人深思的。

《一个明净的地方》则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同样的主题。年青人对于生活感到空虚，老年人又怎样呢？一个八十岁的老头，一生挣了不少钱财，物质生活是够满足的了，可是他却想上吊自杀。幸亏他侄女救了他。但他终日喝得醉醺醺的，晚上在咖啡店喝到凌晨还不回家。这又说明了什么？小说中的老人话不多，老是跟侍者说：“再来一杯！”，但老人的内心世界昭然若揭。作者从侍者对老人的议论和老人的动作中，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有钱人精神上的空虚。

尽管金钱不能给人们带来精神上的幸福，但是，现实中仍有人不顾一切地去谋取金钱。《暴风雨之后》便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写照。小说描写一个铤而走险的人在暴风雨之后，亲眼看到数百人死亡而无动于衷，自己驾着小船在外海发现一条沉船，千方百计想搞到船里的财宝，结果弄得鼻子出血，精疲力竭，失败而归。作者对损人利己，不择手段谋取钱财进行了深刻的嘲弄。他把迷航的沉船比做现实世界。跟上面

两篇不同，小说一开始就是一场无理的打闹，刀光剑影，分外紧张。接着是暴风雨后的惨状，然后是主人公与沉船的搏斗。作者把这个过程写得细致入微，从侧面揭示了主人公贪婪的心理。如沉船中有个妇女淹死在舱内，主人公毫无怜悯之情，倒看上了她手上的金戒指，拼命想打开船舱，把戒指弄到手。后来，作者又直接写了主人公猜测沉船的经过，把他的内心反应表现出来。由于采用第一人称的叙事手法，故事显得更真实，令人感到金钱把当时的社会推向罪恶的深渊。作者称呼沉船，故意不用“它”，而用女性的“她”，象征意义溢于言表。

总之，三篇短文各具特色，内容生动，至今仍不失其意义。但字里行间仍不难看出作者的宿命论思想。

——译者

## 雨 中 的 猫

呆在旅馆里的只有两个美国人。他们进出房间时，在楼梯上碰见的人，一个也不认识。他们的房间在二楼，面对着海，也面对着公园和战争纪念碑。园里有棕榈树和绿长凳。天好时总有个艺术家带着画架来。艺术家们喜欢棕榈树的长势和面向公园与海的旅馆的明快的色彩。意大利人老远地跑来看那战争纪念碑。碑是用铜做的，在雨中闪闪发亮。天正下着雨。雨水从棕榈树上滴下来。砾石路上积水成池。海水在雨中突然变成一条长线，从沙滩下去，又涌上来，在雨中再化成一条长线。汽车从战争纪念碑边上的广场开过去，广场对面的咖啡店门口站着一个侍者，他正望着外面空荡荡的广场。

美国人的妻子站在窗口向外看。他们窗口下面刚好有一只猫蜷伏在一张滴水的绿桌子底下，尽力把自己围得严严实实的，好不给雨淋着。

“我要下去抓那只小猫，”美国人的妻子说。

“我去。”她丈夫在床上说。

“不，我去。可怜的小猫想在桌子底下躲雨呢。”

她丈夫继续躺着看书，用两个枕头放在床头撑着。

“别淋湿了。”

他妻子下楼去。她走过柜台时，旅馆的老板站起来向她点头哈腰。他的办公桌在柜台远远的一边。他是个老头，个子挺高。

“下雨了！”美国人的妻子说。她喜欢旅馆的

老板。

“是的，是的，太太。天气太坏了，太坏了。”

他站在那阴暗的房间里远远的一边的办公桌后面。美国人的妻子喜欢他。她喜欢他那种任劳任怨的死板的严肃态度。她喜欢他的举止端庄。她喜欢他那乐于为她效劳的模样。她喜欢他那当老板的自以为是的神态。她喜欢他那苍老而厚实的面孔和一双大手。

她和他一样开门往外看，雨下得更大了。一个穿着橡胶披风的男人正穿过空荡荡的广场到咖啡店去。猫绕到右边。也许她能沿着屋檐下面走过去。当她站在门口时，有人从后面给她打开了一把伞。这是照料他们房间的女侍者。

“你千万别搞潮了。”她微笑着，讲的是意大利语。不用说，是老板派她来的。

女侍者给她打着伞，她沿着砾石路，走到他们窗子下面。桌子在那里给雨水冲洗得绿闪闪的，可是猫不见了。她突然很失望。女侍者望着她。

“找什么？太太。”

“刚才有只猫。”美国妇女说。

“猫？”

“是的，它跑了。”

“猫？”女侍者笑了，“雨中的猫？”

“不错，”她说，“在桌子底下。”又说：

“啊，我太想要它了。我要只小猫。”

她说英语时，女侍者绷着脸。

“来吧，太太，”她说，“我们该进去了，否则你要淋湿的。”

“我想也是，”美国妇女说。

她们顺着砾石路往回走，进了门，女侍者在门外合了伞。美国妇女走过柜台时，老板从办公桌后面向她点头哈腰。她内心感到这是小事，也是麻烦事。老板使她觉得这事虽小，却实在是挺要紧的。她一时感到这简直太重要了。她走上楼梯，开了房门。乔治正在床上看书。

“抓到猫了吗？”他放下书问道。

“跑了。”

“奇怪，往哪儿跑了？”他目光从书上移开来说。

她坐在床上。

“我太想要它了，”她说，“我搞不清干吗这么想要它。我要那可怜的小猫。让一只可怜的小猫在雨中淋着可不是好玩的。”

乔治又在看书。

她走过去，坐在梳妆台的镜子前面，用手镜照着自己，端详着侧面，先看一边，再看另一边，然后细看头部和脖子后面。

“要是让头发长出来，你说好不好？”她问他，又看着侧面。

乔治抬起头来，看见她脖子后面剪得短短的象个男孩。

“我喜欢这个样。”

“这个样，我可烦死了。”她说，“象个男

孩，我可烦死了。”

乔治在床上挪挪位置。她开始讲话以来，他目光一直不离她。

“你看起来真美极了。”他说。

她把镜子放在梳妆台上，走到窗口往外看。天渐渐黑了。

“我要把头发往后梳，又紧又滑，在后面打个大结子，我能感觉到。”她说，“我要只猫坐在我怀里，我摸摸它，它就呜呜地叫。”

“是吗？”乔治在床上说。

“我要用自己的银器在桌上吃饭，我要蜡烛，我要把它点燃，我要在镜子前面捋头发，我要一只小猫，我要几件新衣裳。”

“噢，别说了！找点书看看吧。”乔治说。他又在看书。

他的妻子正望着窗外。天很黑了。雨水仍打在棕榈树上。

“不管怎么说，我要一只猫。”她说，“我要一只猫。现在我要一只猫。如果我不能有长头发或什么好玩的，我能有只猫也好。”

乔治没听到，他看他的书。他妻子望着窗外。广场上的灯开始亮起来。

有人敲门。

“进来。”乔治说，他放下书本，抬起头来。

门口站着女侍者。她贴身紧抱着一只龟纹的大花猫。猫从她身上跳下来。

“对不起，”她说，“老板叫我把这只猫送来给太太。”

## 一个明净的地方

夜深了，咖啡店的顾客都走了，唯有一个老头坐在树荫下，对着电灯。白天，街上尽是灰尘，可是晚上，露水抹掉了灰尘。老头喜欢坐得很晚，因为他耳朵听不见，夜里静悄悄的，他觉得不一样。咖啡店里两位侍者知道老头有点醉了，他是个好顾客，他们知道要是他醉得太厉害，他会不给钱就走

掉，所以他们老盯着他。

“上礼拜他想自杀。”一个侍者说。

“为什么？”

“他绝望了。”

“什么事？”

“没什么。”

“你怎么知道没什么事儿。”

“他很有钱。”

他们一起坐在一张桌子旁。桌子紧靠着门边的墙。他们望着平台，那里的桌子全空了，只有老头坐在树荫下。树叶在微风中轻轻摇动。一个少女和一个士兵从街上走过去。街灯照在他领子的铜号上。那少女没戴头巾，跟他匆匆而过。

“卫兵要去找他去。”一个侍者说。

“他搞到他追求的东西，有什么关系？”

“他最好现在别呆在街上。卫兵要找他的。他们五分钟后才走过去。”

老头坐在树荫下，用酒杯敲着碟子。年青点的侍者向他走过去。

“要什么？”

老头望着他。“再来一杯白兰地。”他说。

“你会醉的。”侍者说。老头望望他，他就走开了。

“他会通宵呆在这儿，”他对他的同事说。

“我困得很。不到三点钟，我是上不了床的。他上礼拜自杀了倒好。”

侍者从咖啡店的柜台里拿出一瓶白兰地和一只碟子，快步走向老头的桌子。他把碟子放在桌上，倒满了一杯白兰地。

“你上礼拜自杀了倒好。”他对耳聋的老头说。老头用手指点了点。“再来一点。”他说。侍者把白兰地又倒进杯里，白兰地满出来，流到杯子柄下面，一堆碟子的上面。“谢谢。”老头说。侍者把酒瓶拿回店里去。他又和他的同事坐在桌子旁边。

“他准是醉了，”他说。

“他每个晚上都醉。”

“他干吗要自杀？”

“我怎么知道？”

“他怎么自杀的？”

“自己吊在绳子上。”

“谁把他救下来的？”

“他侄女。”

“他们干吗这样做？”

“怕他灵魂受罪。”

“他究竟有多少钱？”

“很多。”

“他一定有八十岁了。”

“我说，他肯定是八十岁。”

“他要回家就好了。不到三点钟，我睡不着。那个时候睡觉，是几点钟？”

“他不睡觉，因为他喜欢这样吧。”

“他孤零零一个人，我就不是。我有老婆在床上等我。”

“他也有过老婆。”

“现在他有个老婆就不太好。”

“很难说。他有个老婆也许好些。”

“他侄女照顾他。”

“我晓得。你说她是把他救下来的。”

“我才不要活得那么老。老头是个臭烂物。”

“不见得。这个老头倒是干干净净的。他喝酒点滴不漏嘴。现在可醉了。瞧他。”

“我不要瞧他。我希望他回家去。他对那些要干活的人一点也不关心。”

老头放下杯子，望望广场，然后看看侍者。

“再来杯白兰地。”他指着杯子说。那个性急的侍者走过去。

“没了。”他说，讲的是不成句子的话，那是傻瓜跟醉鬼或外人讲话时用的。“晚上没了。关门啦。”

“再来一杯。”老头说。

“没了，没了。”侍者用毛巾擦着桌边，摇摇头。

老头站起来，慢慢数数碟子，从口袋里拿出一只皮钱包，付了酒钱，还留下半比塞塔做小费。

侍者望着他走到街上去。这个老头很老了，走起路来不太稳，可是挺庄重的。

“干吗不让他呆下去喝酒？”那个不性急的侍者问。他们正在关百叶窗。“还不到两点半呢。”

“我要回家睡觉。”

“一个小时算什么？”

“对我来说比对他重要。”

“同样是一个小时。”

“你讲得象你自己也是个老头了。他不能买一瓶在家里喝吗？”

“那可不一样。”

“是的，不一样。”有老婆的侍者同意。他并不希望不公。他只是性急。

“你呢？你不怕比平常提前回家吗？”

“你想侮辱我？”

“不，老兄，不过开个玩笑吧。”

“不，”性急的侍者说着，关了金属的百叶窗

后站起来。“我有信心。我什么都有信心。”

“你有青春、信心和工作。”年长的侍者说，“你什么都有。”

“你缺什么呢？”

“除了工作以外，什么都缺。”

“我有的一切，你都有了。”

“不，我从来就没有信心，而且我并不年青。”

“得啦，别瞎扯了，快锁门。”

“我也是爱在咖啡店呆得很晚的人。”年长的侍者说。“跟那些不想睡觉的人在一块儿。跟那些夜里需要灯光的人在一块儿。”

“我要回家睡觉去。”

“我们属于两种不同的人。”年长的侍者说。他正在穿衣服准备回家。“虽然那些东西很美，可这只不过是青春和信心的问题。每天晚上，我关门都很勉强，因为也许有人需要这咖啡店。”

“老兄，通宵营业的酒店有的是。”

“你不懂。这是一家干净而舒适的咖啡店，灯光明亮，灯是很好的，而且又有树荫。”

“再会！”年青的侍者说。

“再会！”另一个说。他关了电灯，继续跟自己讲话。这个地方灯光是重要的，不用说，更需要干净和舒适。你不要音乐。你肯定不要音乐。虽然酒吧间是让人们度过这些时光的，但你不能庄重地站在里面。他怕什么呢？这既不是害怕，也不是恐惧。这是他挺了解的虚无。一切都是虚无的。人也是虚无的。它需要的一切就是那个地方，灯光、干

净和整齐。有的人住在里面但从来没有感觉到，但他晓得一切都是虚无的、虚无的、虚无的和虚无的。我们的虚无在虚无之中，虚无，是你的名字，你的王国！啊，虚无，你将在虚无中成为虚无。给我们这种虚无吧，我们每天的虚无<sup>①</sup>……但是，让我们从虚无中回来吧！欢呼吧，充满虚无的虚无，虚无和你在一起。他微笑地站在一个有光亮的咖啡蒸气压力机的酒吧间前面。

“你的是什么？”酒吧招待员问道。

“虚无。”

“喝点酒吧。”酒吧招待员说着转过身去。

“一小杯。”那咖啡店侍者说。

酒吧招待员为他倒酒。

“这里的灯又亮又舒适，但酒吧没有粉刷。”侍者说。

酒吧招待员望着他，但不回答。夜太深了，不便讲话。

“你再要一杯？”招待员问。

“不要了，谢谢。”侍者说着走出去。他不喜欢酒吧间和酒店。一家明净的咖啡店倒是大不一样了。此刻，他没多考虑，还是回到他住的房间去。他想躺在床上，最后伴着曙光去睡觉。他终于对自己说，这只能是失眠症。许多人都有这个毛病。

① 此处作者仿照《圣经》（新约全书）中《我主的祈祷》的笔调描写人物的虚无之感。

※ ..... ※

## 暴风雨之后

※ ..... ※

我们两个人并不为啥事，只为了做什锦酒就打起来了。我脚一滑，他趁机把我按在地上，用膝盖压住我的胸口，双手掐着我的脖子，好象要掐死我。我始终想从口袋里投刀刺他一下，逼他松开手。周围的人全醉瘫了，没人来替我解围。他掐得我透不过气来，又把我的头往地板上撞。我终于抽

出刀子，打开刀口，刺中他的手臂，他不得不放开我。他不想放也办不到。他翻过身去，握着受伤的手臂，大叫起来。

我说，“你他妈的干吗掐我脖子？”

我真想干掉他。我有一个星期吃不下饭。他掐伤了我的喉咙。

算了，我就离开那里。他的朋友挺多，有些跑出来追我，我拐个弯，直奔码头。我遇到一个人，他说街上有个人给杀了。我说：“谁杀的？”他说：“不知道谁杀的，但确实出了人命了。天黑了，街上有积水，灯火没了，窗子破了，船全给漂到镇上来了，树给刮倒了，到处吹得七零八落。我弄到一只舢板划出去，在芒果湾找到自己的小船。它还好，只是灌满了水。我把水舀出去，用水泵抽干。天上有月亮，但乌云不少，风浪还大。我开了船出去。天亮时，我已出了东港。

老兄，这可真是一场暴风雨呀！我是出海的第一只船。你也许没见过那样的海面吧！白茫茫的，正象一桶肥皂泡，从东港到西南湾，他简直分不出来哪里是水，哪里是岸。沙滩中间给风暴吹出了一条大沟。树木等一切东西全给吹倒了。这条大沟直穿过去。海水象粉笔一样白，上面飘浮着各种东西，折断的树枝和连根的树干以及死鸟等浮在一起。海湾里，数不清的鸕鹚和各种鸟在飞翔，仿佛他们知道风暴要来，先躲到这里来。

我在西南湾呆了一天，没人来追我。我是出海的第一只船。我看到海面上半截桅杆在浮动，知道一定有沉船了，就驶过去找她，终于找到了。她是只三桅船，我只能看到她的断桅露出水面。她给埋在深水里，我一件东西也摸不到。所以，我继续去找别的。我比其他人先一步出海。我知道，我该得到所有的一切。我继续驶过了沙滩，没什么新发现，就再往前走。后来，我望到利倍卡灯塔时，只见各种各样的鸟在什么东西上空飞来飞去，我就朝那个方向驶过去，看看怎么回事。无数飞鸟一掠而过。

我看见有个象桅杆的东西冒出水面，就驶近它。鸟群飞上天空，在我四周盘旋。那里海水清澈。那象桅杆的东西刚好显露在水面上，我走近一看，水下黑压压一片，象个长长的暗影。我驶到暗影上面，才看清水下是条班轮，她躺在水下面，仿佛象整个世界那么大。我乘船从她上面漂过。她躺在一边，船尾沉得很深。船窗全部紧闭。我可以看到玻璃窗在水中闪亮，看到她的全貌。这是我一生中见到的最大的船。她就躺在那里，我绕着它兜了一圈，然后驶开去，抛了锚。我把甲板上的舢板往前推，放到水里并划过去。鸟群在我四周翱翔。

我拿出一副潜水眼镜，象我们采海绵用的一

样。我的手发抖，眼镜拿不稳。放眼望去，船窗一个个关得很紧，但靠底部的下面通道可能开了口，零零碎碎的东西不断浮出水面。你说不清是些什么东西，不过是些碎片，所以鸟群追逐不放。你可没见过这么多鸟吧！它们老缠着我，发狂似地叫着。

我什么东西都能看得一清二楚。她那圆圆的身躯，看起来在水下有一英里长。她正躺在一片清晰可见的白色浅滩上。那桅杆是个前桅或某种滑车索具，顺着躺卧的姿势，斜斜地伸出水面。她的头部离水面不深。我可以站在船头船名的字母上面，头刚好露出水面。但离我最近的船窗，却在十二英尺以下的深处。我的鱼叉恰好能勾到那个船窗。我想用叉子把窗子砸破，但玻璃太厚了，砸不破。我划着舢板回到船上，拿了一把扳钳钩在鱼叉的末端，还是打不破窗子。我眼巴巴地从玻璃窗望着班轮，里面什么东西都有。我是第一个发现她的，可没法子进去。她里面至少有五百万元的财宝。

想想她一定有多少财宝，我急得浑身发抖。从附近的船窗望进去，好象有个东西，可是给海水和玻璃挡住了，我看不清。我的鱼叉也不起作用，于是，我脱了衣服，深深地吸了两口气，手里拿着扳钳，从船尾纵身跳入水中，向深水处潜游。我抓到船窗的边缘，停了一会儿，看到窗内有个女人，头发全漂在水面上。我能看到她四脚朝天漂浮起来。我用扳钳在窗口猛砸了两下，耳边听到噼啪声，玻璃却砸不破，我只好游上来。

我倚着小船旁边，换换气，爬进船里吸了两口气又潜下水去。我往下游，一只手抓住船窗边沿，另一只手用扳钳拼命地敲玻璃窗。我从窗外看见那女人浮在水面，先前扎在头上的头发全散在水里。我看见她一只手上带着几个戒指。她刚好在靠船窗的地方。我又往玻璃上砸了两次，可它一点也没裂开。我浮上水面时，还想这一次恐怕浮不出水面了，连气都喘不过来。

我再一次潜下水去，把玻璃砸裂开了，但仅仅是裂开而已。我浮出水面时，鼻子直滴血。我光着脚巴站在班轮头部她的名字上面，把头伸出水面歇歇，之后就游回舢板，跳进船里，坐在那里等着头疼慢慢消失。我低头望着潜水镜，上面沾了我的血，我就把它洗干净了。后来，我躺在舢板里，用手捏着鼻子止血。我仰面朝天躺着，空中百万只鸟儿在四周盘旋。

鼻血止住了，我又从潜水镜里往水里看看，然

后把船划回去。我想找个比扳钳重些的东西，可是找不到，连个海绵钩也没有。我又回到班轮那里，海水越来越清。浅沙滩上飘出来的东西都看得见。我找了找鲨鱼，可一条也找不到。要是鲨鱼，远远就可以看见。海水是这么清，沙滩是这么白。舢板上的锚有只链钩，我把链子砍断，带着它跳入水中往下游去。它拖着我沉下去，过了那个船窗，我想抓个东西停一停，可是抓不住，一直往下沉、往下沉，沿着她曲线形的船体滑下去。我只好把链钩丢掉。我听见链条在船体上撞了一下。我仿佛过了一年才游上来，浮到水面上。海潮冲走了我的舢板，我游过去拖住它。游的时候，鼻子又在水中淌血。我万分庆幸附近没有鲨鱼，可我却给累死了。

我的头疼得象要裂开似的，躺在舢板上歇歇再划回去。快到下午了，我带着舢板又下水去，可一点用处也没有。扳钳太轻了。除非有把大铁锤或别的工具，是够重的才有用处，否则再潜下去也是白费力气。后来，我将扳钳又扎在鱼叉上，用潜水镜对准它，向着船窗的玻璃砸下去，敲了几下，扳钳掉了，沿着船身往下沉，落在流沙上面给吞没了。这时，我什么也干不成。扳钳丢了，链钩也没了，我只好回到船上去。我实在太累了，想把舢板推上船，但一点力气也没有。太阳很低了。鸟群正在飞走，离开那条班轮。我将舢板拖在船后面，向着西南湾方向驶去。我的前后，鸟群在飞来飞去。我累得不得了。

那天晚上又刮起大风，一连刮了一个星期。我不能出海到班轮那边去。从镇上来的人告诉我，被我刺伤的那个家伙没出事，只不过手臂受点伤。我回到镇上，他们花了五百元把我保出来，打架的事总算了结了。因为我的朋友替我作证，说那个人是拿着斧头追上我的。但是，等我再出海到班轮那边去时，希腊人已把班轮炸开，船上的财宝给抢个精光。他们是用炸药把保险柜炸开的。谁也搞不清他们究竟捞到多少钱。她所载的黄金，全给弄走了。他们把她刮得一千二净。发现她的是我，可我一个铜板也没捞到。

这桩事儿真是倒穷霉了。据说，刮起十二级台风时，那条班轮刚好在哈瓦那港的外面，没法子进港，可能是船主不让船长冒险进港。有人说船长想

试一试。这样，她只好跟着风暴走。他们想在黑夜顺着风跑，通过利培卡灯塔和托特加斯之间的海湾，这时却撞到流沙上去了。也许她的舵失去了控制，也许船员没驾驶好。不管怎么说，他们不知道撞上的不是流沙。所以一撞上时，船长一定命令他们打开压载舱，以保持船身的稳定。可是，这是流沙，压载舱一打开，船尾就先沉下去，海水就淹没了船梁的两头。船上有四百五十个旅客和水手。我发现班轮时，他们一定都在里面。她一撞上了流沙，就把压载舱打开，靠上流的沙就给冲下去了。后来，一定是锅炉爆炸了，才有那么多碎片冒出来。好玩的是没碰上鲨鱼，一条鱼也没有。要是，我准能在又清又白的流沙上面看到的。

可是，眼前，鱼倒是挺多的，犹太鱼是最大的鱼。班轮绝大部分沉到流沙里，犹太鱼就住在她里边。最大的犹太鱼有的重达三、四百磅。什么时候，我们出海去捉它几条吧。你可以看到她就在利培卡灯塔那里，现在上面又加上一个浮标。她就在流沙的尽头，恰好在海湾的一边。她只差一百码就驶到海湾中间了。黑夜里遇上风暴，难怪他们迷路了。途中一直下雨，他们看不清利培卡灯塔。也许他们不习惯应付这种情况。一条班轮的船长是不适宜在这种水道上行航的。他们在大洋里有航道，据说只要把罗盘定好，船就自己走了。也许他们不知道碰上风暴时到了什么方位，尽管他们快接近正确的水道了。也许他们丢了船舵。总而言之，他们开进了海湾中间，那里一直通到墨西哥，也不会再遇上别的危险。她在风雨中撞上流沙时，船长会打开底舱，一定是很够呛的。谁会在风雨里呆在甲板上呢？每个人准往舱里钻。没有一个能在甲板上。舱里一定够热闹的，可以想象船沉得很快。我看过那扳钳一直沉到沙里。船长除非熟悉这些水域，否则怎能知道是撞上流沙呢？他也许只知道不是撞上岩石罢了。他在驾驶台上，这一切必定都看到了。她沉下去时，他们是呆在驾驶室里还是跑到外面呢？尸体没找到，一个也没找到。没有尸体在漂流。如果穿上救生衣，就能漂游好长一段路。他们是在舱里一起完蛋了。算了吧，希腊人把她的一切全拿走了，一件也不留。他们倒是来得快，把她搞光了。最先发现她的是鸟，其次是我，最后才是希腊人。可是，鸟从她身上捞到的比我还多。